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203
20 April 1993

CHINESE

第三二〇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3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马尔卡先生	(巴基斯坦)
成员国:	巴西	萨登柏格先生
	佛得角	巴尔波萨先生
	中国	陈健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拉德苏先生
	匈牙利	埃尔多斯先生
	日本	波多野先生
	摩洛哥	本贾伦-图伊米先生
	新西兰	奥布赖恩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伦佐夫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克先生
	委内瑞拉	阿里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93-85712

下午3时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先前有关本项目会议的决定,我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巴林、保加利亚、加拿大、科摩罗、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马耳他、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什库尔蒂先生(阿尔巴尼亚)、哈迪德先生(阿尔及利亚)、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霍恩费尔纳先生(奥地利)、阿卜杜勒·加法尔先生(巴林)、帕绍夫斯基先生(保加利亚)、弗雷谢特夫人(加拿大)、穆明先生(科摩罗)、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盖卢斯卡先生(捷克共和国)、霍孔森先生(丹麦)、阿亚拉·拉索先生(厄瓜多尔)、埃拉拉比先生(埃及)、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苏加达先生(印度尼西亚)、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柯林斯先生(爱尔兰)、夏洛亚先生(意大利)、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西穆蒂斯先生(立陶宛)、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卡米莱里先生(马耳他)、尼马赫先生(卡塔尔)、沃伊库先生(罗马尼亚)、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西塞先生(塞内加尔)、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布尔朱奥卢先生(土耳其)、巴乔克先生(乌克兰)和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在我代表哈希姆约旦王国发言之际,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理会本月主席。我相信,以你广泛的经历。专业知识和智慧,将能以最妥善的方式主持安理会的事务。

我也借此机会,对新西兰常驻代表奥布赖恩大使成功、干练和能干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赞赏。

我也要感谢主席先生召集这一系列会议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但是在谈论那个不幸的国家局势中正在升级的悲惨方面,及其赋予安理会的紧迫任务之前,我有责任首先指出这幅灰暗图画中微弱的光明面。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赞扬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执行其人道主义任务而作的努力。我也要赞扬非政府救济组织令人敬佩地坚持向这场疯狂丑恶战争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我不想回顾这部名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喜剧的全部章节;世界上无论何处,每个家庭只要拥有一部电视机便已经看到并继续观看这部悲喜剧。这部悲喜剧安理会也是熟知的,因为它的细节在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侵略发展的每个阶段日复一日地重演,而这场侵略已经历时一年多。

要言之,塞尔维亚的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公开和持续的挑战,而进行这场侵略的罪犯们不仅否定了他们受害者的人性,也否认了自己的人性。所有针对他们而通过的决议,所有向他们的人性作出的呼吁都未能震慑他们,也未能制止他们的野蛮行径。毁灭了成千上万儿童前途并继续这样做的家伙能算是人吗?有计划地集体强奸妇女并继续这样做的家伙能算是人吗?把别人从家园及生计中连根拔出,把他们从自幼生长的生存环境中驱逐出去并继续这样做的家伙能算人吗?从事“种族清洗”罪行并继续这样做的家伙能算是现代人吗?

这种行为是在欧洲中心由一个欧洲民族犯下的,这使它在痛苦、悲惨和令人震惊的程度上毫不减损。西方理论中引以为荣的人权、理想和原则到哪里去了?

更值得一问的是：联合国在哪里呢？

如果塞尔维亚族人继续对穆斯林进行侵略而侵犯了《联合国宪章》并向它挑战，那么联合国如果不运用《宪章》规定的权力来制止侵略便也是侵犯了《宪章》——除非存在两个联合国，一个运用其权力，而另一个则不同。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国际和平与安全将会如何？我们感到困惑是否只有冲突发生在与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利益攸关的国家时我们才能指望侵略受到阻遏或制止？这将成为标准吗？随它去吧。

然而我们得问自己，怎么看待人权呢？

联合国在塞尔维亚在一年间连续侵略波斯尼亚穆斯林之后都未去阻遏或制止这场侵略，这把每个会员国都推到了一面镜子面前，镜中的形象如果不是多里安·格雷，至少也是超过政治上可接受限度的虚伪面貌，我这样说难道各位不同意吗？

如果我提议，为减轻这付形象的丑恶程度，并使我们这些联合国会员国忠实于自身，在我们能够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幸存者的人格尊严以前，推迟订于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人权会议并中止任何国家中关于人权的辩论，这样做是否有夸大之嫌？

GE

我要表明，我这样说并非别有用心，因为我国对其尊重人权感到自豪。

密切注意塞尔维亚侵略行径的观察家不难认识到，这一侵略自一年前发动以来仿效了某种模式：第一，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发动野蛮攻击；第二，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第三，在联合国战地指挥部的安排下，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第四，塞尔维亚人违反停火协议，发动新的攻击；第五，塞尔维亚部队在地面上得到新收获。

局势已达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坦言相告，以使我们能够从这一经历中吸取教训，并达成一项决定性的解决方法，以便停止侵略并使冲突各方能够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并打破塞尔维亚侵略一直仿效的模式。

在这一方面，我要指出两件事。第一、众所周知，诉诸《宪章》第42条必须得到

大国同意,这有许多实际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条款的运用需要必要的军事和后勤条件,而这些条件只有对大国是可行的。我们大家知道,这些大国的领导人在多次场合下说,采取军事行动制止塞尔维亚侵略是困难的,因此应当避免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这一方面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作战的德国师所面临的局面。我确信,发表此类讲话的目的不是要使塞尔维亚领导人放心,但不幸的是,这些讲话发出了一个含蓄的信息,让他们对将不会对他们运用第42条感到放心。

第二,禁止向冲突各方运送武器的安全理事会决议造成一种奇怪的、令人痛心的局面。这项决议所产生的一幅画面是: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被从头到脚绑在一颗树上,一个塞尔维亚人的腿被一根长长的绳子绑在树上,手上仍握着一根鞭子。这个塞尔维亚人一直在抽打这个穆斯林、而他只能大叫救命。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旁观者只能给他送水喝,以使他不会渴死。

第820(1993)号决议是必要的。然而,我国代表团担心,这项决议的影响将不会好于先前的决议,因为它不会停止塞尔维亚人的侵略,直至塞尔维亚人实现他们在战场上的所有目标。因此,根据塞尔维亚人所仿效的模式,下一步将是停火协议,接着是塞尔维亚人违反停火发动新攻击,以及得到新收获。

为了使第820(1993)号决议获得预期成果,我国代表团建议,安理会应通过一项新决议,以支持第820(1993)号决议,并使之具有效力,其方法是在新决议中列入两件事。第一,它应根据《宪章》第51条取消禁止武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禁令。说什么武装波斯尼亚穆斯林将增加杀戮不是一个正确的论点,不能为安全理事会不愿意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的做法辩护。自塞尔维亚侵略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自卫地位,他们继续付出战斗的代价。如果他们捍卫自己、他们将减少损失。如果塞尔维亚人的损失增加,这也不是什么不合适的事,因为但愿这种损失将阻止他们,这是用意所在,因为首先需要停止战斗,以使谈判能够继续进行,特别是因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都已签署了万斯-欧文计划。

第二,应该向塞尔维亚部队发出最后警告:他们应在某日开始停火;否则,安全理

事会将运用《宪章》第42条。

我国代表团支持为实现停火作为和平解决这场战争的第一步所作的一切努力，这场战争降低了人的尊严并削弱了联合国的信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立陶宛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穆蒂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祝愿你主持关于极其困难和重要问题的审议工作取得最大成功。我还要向3月份安理会主席、新西兰的奥布赖恩大使致意,他精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还请允许我感谢有这个机会在肩负着联合国的主要任务:在我们动荡不定的世界中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上发言。

我要向安理会转达立陶宛政府和人民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局势的严重关切。立陶宛人民对诸如根据无耻的“种族清洗”政策猛烈轰炸波斯尼亚城镇,无休止的屠杀,强奸和驱逐平民等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感到震惊。这种恐怖现已持续了一年多,看来先前为停止这种恐怖所采取的措施正停止起作用。

LH

立陶宛作为一个小国,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其它国际组织。我信确信,这些组织在防止冲突和处理危机方面的信誉,将取决于其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坚决采取行动的能力。可是,仅在几天或几小时内就无数次破坏停火,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受到公然蔑视。由此产生的问题为是否要让侵略和“种族清洗”政策成功。如果让其成功的话,一个小国今后如何能够依靠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的概念?

我们应意识到波斯尼亚悲剧对国际社会构成的严重影响。最大的危险在于正在出现的集体安全的前景与国际组织不能制止侵略的情况之间不相容。如果允许以暴力和武力征服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这将为今后建立一个恶劣的先例。围坐在这一议席周围的各国以及联合国全体成员有责任确保强权即真理政策的复活不会成

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立陶宛代表对我的前任及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迪德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向你转达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你担任4月份安理会主席的热情祝贺。你在指导安理会工作中表现的效率和才干,证实了你的天赋,这种天赋已被公认而且是你使命成功的保证。

你的前任安理会主席、新西兰的奥布赖恩大使,同样完全值得我们感谢和敬佩他在上月履行其职责时的值得赞赏的方式。

目前的讨论是在波斯尼亚人民、更具体地说是该国穆斯林人口正经受的悲剧越过一个具有各种后果的新极限的时刻进行的。波斯尼亚东部的事件证实--如果这种证实有必要的话--事件正在升级,这不仅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未来,而且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未来都是危险的。这种升级反映出侵略者坚持其对抗国际社会的态度。

平民人口所经受的困境被准确地描述为蓄意的种族灭绝,正如国际法院在其于4月8日作出的意见所证实的一样,它在该意见中要求遵守在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方面所做的承诺。

阿尔及利亚在一年以前提醒安理会注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严重性及其内在的升级的危险,现在愿重申其对波斯尼亚政府捍卫联合国这一会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行动的声援和支持。此外,我们要强调:应由国际社会、更具体地讲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不遗余力地制止侵略和重新确立正义和法治来确保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尊重。

这就是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一直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中进行努力,鼓励实施政治压力和具体措施,以实现对该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我们还通过提供物质援助和接受治疗伤员而为人道主义努力作出贡献。

在其起草工作中耗费大量努力的万斯-欧文计划,尽管具有缺欠,却已被波斯尼

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方面所接受；这种灵活性的表示和让步感，不幸却未能引起塞尔维亚一方抱以同样态度，该方不仅反对这一计划，而且还加紧其侵略行为，以实现更多的领土利益并继续推行其令人难以启齿的“种族清洗”的作法。

很显然，不能让这种情况这样下去。也很明显，安全理事会迄今所采取的措施只具有有限的效果。因此，安理会现在要针对这一令全世界良知不安的悲剧充分履行其职责。

这样做的先决条件首先是立即停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的敌对行动，并紧急建立安全区以避免象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那样的悲剧重新出现。第二，我们必须考虑扩大联保部队的权限和组成，以便它能够有效地完成其保护正遭受各种暴行和“种族清洗”行为的平民人口的使命。

安全理事会现在还应采取一切可能步骤，作为一项紧急事项确立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全境重型武器的控制，并监督所有供应线。我们认为这些工作自然应由联合国进行。

在人道主义领域，必须确保援助运输队的自由进入以及制止强迫人口流离失所的行为，并确保流离失所者能够充分安全地返回家园。

归根结底，国际社会未能制止侵略和波斯尼亚人民所受到的暴行而形成的反应不够的情况，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继续恶化，突出了这一事实：对该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是一种错误的作法，实际上很象否定了《宪章》第51条庄严所载的天赋的自卫权利。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民正以勇气和尊严面对无法忍受的野蛮行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权在历史法庭面前要求补偿，并要求得到他们确保其能够自卫所需的手段。

FP

不容否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是对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信誉的挑战。另外，这场多层面的悲剧很可能成为一场可能席卷整个区域并产生无法预见后果的

大灾难的中心,它是对安全理事会能否通过响应一场危机的内在要求,有效迎接这一挑战的考验,这场危机的事实已得到非常明确的确认。我们希望,本次辩论将有助于给安全理事会注入新的能量,以便使它得以响应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期望,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都在愤慨和悲痛地注视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日益激化的事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将以你著名的知识和专才主持安理会工作。

我还愿感谢特伦斯·克里斯托弗·奥布赖恩大使,他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有效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国政府已同伊斯兰会议组织联络小组其它成员一起主动要求安全理事会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世界一直惊恐不安地注视着塞尔维亚人继续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是,国际社会似乎没有完全理解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对平民和其他无辜人员所采取的野蛮行径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塞尔维亚领导人所奉行的“种族清洗”政策,其程度已可以同纳粹所谓的“最后解决”作法相提并论。破坏城市、屠杀平民、恐吓儿童、强暴妇女和儿童、杀害老人:所有这些都不是有军事胆量的行为;相反,它们表明相当程度的野蛮和又将创造人类历史记录的一种道义价值观。我们从看到的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所作所为的照片中,从欧洲共同体派出调查穆斯林妇女遭强暴情况的专家小组的报告中了解到,作为旨在实现“种族清洗”的蓄意和持续政策的一部分,几十万穆斯林妇女已遭强暴。强奸犯杀害了大量的穆斯林妇女,其中许多人实际上还只是儿童。另外,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仍在破坏清真寺和其它宗教和文化场所,以期消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伊斯兰城市的文化特征。他们还在阻碍联合国向平民

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塞尔维亚和黑山支持了塞尔维亚人,并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及其遗产造成巨大的物质和人员损失。几天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两项重大决议——第819(1993)号和第820(1993)号决议。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为安全区是为防止该城市落入塞尔维亚军队手中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应该保证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从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撤出。同时还应保证向那里的平民提供食物和药品援助。

自从波斯尼亚穆斯林方面和克罗地亚方面签署和平协定,即众所周知的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以来已过了三个多星期。几天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820(1993)号决议,该决议给塞尔维亚人九天时间签署和平计划,并规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更严厉制裁措施就将生效。安全理事会已再次确认,塞尔维亚和黑山领导人的顽固立场是执行和平协定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塞尔维亚和黑山提供包括人员在内的军事援助,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本会签署万斯-欧文计划,从而使其付诸执行。因此,我们相信,第820(1993)号决议将有效地对付塞尔维亚和黑山。在经济、财政和商业上把塞尔维亚和黑山同世界其它地区完全隔离开来可能会使塞尔维亚领导人明白过来。他们把神话和历史搞混了。他们自认为不可战胜,没有人能触及他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第820(1993)号决议是为了施加更大压力,以实现和平。

应该指出,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采取行动,对只有塞尔维亚人拥有的重型武器的运输实行有效和实际国际管制,经济制裁就不会有多大成效。经济制裁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生效。时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辜平民来说是基本因素。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以便使那里的穆斯林能够行使其自卫权。

KD

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请国际社会确保正规和非正规的塞尔维亚部队撤出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行使其自卫的权利。这种援助,不论是物质的、军事的、还是道义上的,都是非常应该的。我们要求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把严重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者递交审判。我们也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要求塞尔维亚和黑山为他们人和物质的损失作出充分和公正的赔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为实现一个以合法性为基础,符合我们伊斯兰宗教的正义的和平奠定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马耳他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卡米莱里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此机会在安全理事会上谈原南斯拉夫地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悲惨事件。主席先生,我们完全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安理会定能找到必要的勇气和智慧以履行摆在它面前的沉重任务。借此机会,我国代表还谨回顾你的前任特伦斯·奥布赖恩大使以杰出的方式处理了安理会的工作。

过去几天内,在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市周围所发生的事件,使数月来国际社会在原南斯拉夫所面临的道义和政治难题明确地具体化了,这一难题产生于所作出的巨大的外交和人道主义的努力与有限的成效之间的对比。

作为个人,我们对同是人类的人民继续遭受痛苦和耻辱感到义愤填膺。作为政府,我们对最牢固的人道主义法律准则继续被无所顾及地蔑视和嘲弄,对国际合法性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深感不安。同其他国家一样,马耳他政府坚决和毫不含糊地谴责已经和继续在前南斯拉夫犯下的暴行。我们谴责可恶的“种族清洗”政策。我们要求停止对无法自卫的平民的侵略行径。我们决心使对人权的粗暴和有系统的践踏受到惩罚。

12个多月以来,国际社会始终不渝地展开最艰苦的外交和人道主义努力,争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联合国部署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持和平行动。各人道主义机构展开了一场属他们最大规模和才持续的援助方案之一的

行动。各区域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和欧洲共同体同联合国协作,部署了重大努力。个别国家也捐献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一份已得到除冲突中塞族方面以外的整个国际社会积极支持的和平计划已经产生。

已通过一系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已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制裁,并不断强化。已经发起措施,设立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现在犯下的各种人道主义罪行。实行禁飞区,并授权采取行动以执行禁飞。然而,在作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我们仍目睹最近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四周的事件。这些事件突出了这样的事实,即国际社会的最大努力还没有使陷入悲剧的这一地区带来理性与合法性。

我们有理由感到失望与挫折,如此努力还不能实现主要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首先铭记在这场悲剧中首当其冲的那些人的英勇努力,并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无辜平民,被强暴的妇女,被伤残的儿童,流离失业的老人和年纪不同但都遭屠杀的人们。我们也铭记在实地服务的人们,并向他们致敬--来自不同国家的部队和许多人道主义机构的人员,他们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甚至在这些痛苦和仇恨中坚持寻求,时而确实提供一定的救济。我们还必须深切感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两联合主席煞费苦心的努力。由于他们的耐心和外交技巧,一个否则将会绝望的局势现在还保持着一定的希望。

今天评估这一局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继续面临着两大方面的挑战:即在它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民的努力方面,和在它坚持肩负着保护人道主义行为和国际社会合法性任务的各国际机构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的努力方面。在过去的几月中,就如何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民提供更多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建议。现在或许是详细考虑其中某些建议的时候了。

大会去年12月18日通过的第47/121号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维护和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并考虑在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武器禁运中免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禁运的可能性。在其1992年6月8日第758(1992)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提及建立一个安全区,

其中包括萨拉热窝及其机场；上星期五第819(1993)号决议又提出了安全区的设想，这次地点是斯雷布雷尼察。

我国政府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选择地区周围设立安全区，确实是保护该国居民的合理和必要的措施。我国外长同斯洛文尼亚外长去年11月联名给欧安会成员国的信中正式提议：

“由联合国同欧安会协作采取具体而有力的行动，大量集中联保部队，在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城市周围建立和保护一条防线”。

斯雷布雷尼察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相信，及时采取行动，在敏感地区部署相当数量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作为一项建立安全区的措施，可以帮助预防危险和危急的局势继续恶化。这将带来一些新的余地，以展开争取和平解决的外交努力。

国际社会所有的成员都痛苦地认识到，如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不改善，就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强烈的措施。整个国际新秩序概念的可行性和可信性就建筑在这一假设上。对把自己的安全建筑在区域和国际稳定与合法性概念之上的马耳他这样的小国而言，肩负着维持这种稳定与合法性任务的机构必须行使其权威。

LH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国代表团保证充分参与国际社会正在开展的旨在给前南斯拉夫带来和平的努力。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承诺充分支持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安全理事会所作决定的实施，以中止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睹的许多侵犯生命和其他基本人权的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耳他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所说的客气话。

根据在第3201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基奇先生(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不是举行会议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局势，以给其人民带来持久和平，而是屈服于压力就这个问题展开一般性辩论，其唯一目的显然是只谴责一方。此外，我们看不出这场辩论的目的所在，因为安

理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新的惩罚措施。它们丝毫不能促进实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目标。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而它不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战的当事方。

安全理事会这样做是无视联合国保护部队和秘书长的报告,置之不理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提供的信息。这样,波斯尼亚的局势便遭到不准确的描述,结果是加速通过片面的决议。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和冲突期间,安理会往往按照这样一种错误假设采取行动,它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它能够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产生根本影响,使之接受他们认为与其至关重要的利益相抵触的和平计划的内容。

第820(1993)号决议继续因南斯拉夫所谓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而谴责该国,虽然显然南斯拉夫不可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流血事件的发生或继续负有责任。关键的问题是发生了一场构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三个民族,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参加的民族和宗教内战。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样一场战争的最好说明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的军队之间目前正在继续的给双方造成重大损失的激战,尽管它们已就军事合作和联合军事活动达成协议。

我们多次表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其任何邻国都没有领土要求,联邦议会在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立时通过的宣言确认了这一点。自1992年5月以来,没有一名南斯拉夫军队的士兵仍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上,而与此同时,40 000至50 000克罗地亚军队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部分地区。秘书长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尽管有这些事实,国际社会继续无情地指责南斯拉夫为侵略者,要求对它进行惩罚和孤立。

南斯拉夫非常关心并充分致力于以和平手段通过对话终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作出巨大努力促进这一和平进程。我们已接受伦

敦会议的所有决定和原则,并支持万斯--欧文计划,把它作为结束内战和所有三个民族的痛苦的基础。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和平谈判期间与两个联合主席进行了充分合作,并提供其斡旋。

为了实现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要求在其所有机场并沿南斯拉夫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边境派驻观察员;建议与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没有回应;在一些场合采取了实现和平的主动行动,并采取了人道主义行动;允许并协助前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的通过;它正照管着将近700 000名来自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其中有50 000名穆斯林,15 000克罗地亚人。

令人遗憾的是,在该项决议和以前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完全不考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积极作用,继续把它看作是应加以惩罚的冲突的一方。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毫无保留地谴责令人憎恶的“种族清洗”罪行,无论犯罪者是谁,也无论这一罪行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坚决反对扣押民族人质,炮轰城市,特别是萨拉热窝,以及摧毁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遗迹。

尽管我们已作出种种努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联合国保护区的塞尔维亚居民在过去几个月里仍然遭到不断的袭击和侵略。1993年1月22日,克拉伊那领土在有联合国的保护和驻扎的情况下遭到克罗地亚军队的公然袭击,这显然违反了万斯--欧文计划。尽管有第802(1993)号决议所载的要求,这些攻击有增无减,最近更为加剧。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军队继续其恐怖和挑衅活动。在1993年1月发动的攻势中,在波斯尼亚的许多塞尔维亚村庄被毁,1 200多名塞尔维亚人,主要是儿童、妇女和老人被杀害。这都没有引起世界新闻媒介和安全理事会的注意。

穆斯林军队试图挑起外国军事干预,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卷入这场战争,它甚

至攻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和居民。我们一再发出的制止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侵略的呼吁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实行最大的克制，将其反应压到最低程度。

GJ

交战所有各方均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和暴行。应该将那些对战争罪行和违反人道主义法律应负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政府支持并正同根据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立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合作。然而，由于事实被歪曲和无视，造成了这样的假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在联合国保护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是唯一的罪犯。然而，只指责塞尔维亚人和将整个塞族恶魔化无助于解决冲突，因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战中不会有战胜者。

从危机伊始以及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爆发战事以来，该地区的历史和潜在的紧张形势的根源就被严重低估了。欧洲共同体以及后来整个国际社会为了迅速解决危机犯下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严重错误。现在人们公认，在实现全面政治解决之前过早地承认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引发了这场内战。著名政治人特，如卡林顿勋爵、塞勒斯·万斯和欧方勋爵发表的多次讲话都证明了这点。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无前例的一系列事件中，分裂得到了奖励，以专横和不民主的方式形成的内部边界比国际公认的外部边界得到了优先权。在几个月之内，国际社会接受并甚至鼓励联合国的一名创始国南斯拉夫分裂。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自决权得到了尊重，然而却不让塞尔维亚人享有同样权利。

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并不是侵略者。他们为在他们几世纪所生活的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正在战斗。

南斯拉夫企图在前南斯拉夫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整个和谈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日内瓦和在纽约这里，我们不遗余力地协助两主席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和结束战事和苦难。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在促使波斯尼亚塞族接受和平计划中重大因素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协助和平进程时,我们受到下列基本前提的鼓舞,即:除非考虑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三个组成部分的民族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以武力强加于任何一方的办法来建立公正的和平。

不幸的是,在万斯-欧文计划最后的阐述中,作出了不足的努力来保证充分平等。所画出的并现在正在将其强加于人的那些地图对波斯尼亚塞族来说不是完全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是不公正的,并且危及塞族的生存利益同时却明显偏向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利益。波斯尼亚塞族认为该计划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不公正地划分该地区及其矿藏、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而且不符合人口的种族构成。

作为最后通牒提出了时限,要波斯尼亚塞族接受和签署整个万斯-欧文和平计划,这与日内瓦谈判的结论和所通过的原则相违背,原则是将在这三个组成民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寻求协议;不得强加任何解决办法。

现在产生了这一问题:无视已通过的原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寻求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还是为了寻求借口来长期施加并强加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压力以便达到其他目的?

国际社会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作为波斯尼亚塞族、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人质。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能够命令波斯尼亚塞族接受对其生存是一威胁的某物和认为波斯尼亚塞族准备听命于贝尔格莱德,这是幻想和假的。我们正向他们提出忠告,而且我们正在这方面尽最大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命令人民——他们已在死亡和牺牲所有的一切以便在其土地上生存——投降。

我们同国际社会一样不安和失去耐心,我们充分理解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它为在整个该地区重建和平与安全所作出了努力。然而,不能这样来实现其职责:孤立一方、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尽管它并非冲突的一方)人民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新的制裁,其目的在于实施不能持久的不公正的解决办法。

如果业已取得有形成果的和平进程不再继续下去,那将是不幸的。我们认为,应紧急恢复谈判,因为有可能,尤其是通过有关各方直接谈判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

议,如果作出必要的修改使所有各方接受的话。

我们深信,两主席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的不倦努力没有白费;谈判进程的继续是有潜力的。我们十分赞赏万斯先生的贡献,并期望同他的继任者施托尔滕贝格先生密切合作。

南斯拉夫不遗余力地寻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我们同特使——俄罗斯联邦外长维塔利·楚尔金先生和美利坚合众国雷金纳德·巴塞洛米厄斯大使的努力充分合作。

安全理事会对一系列不人道和完全无道理的措施作出了决定,其目的是要拉紧绞索扼死我国人民而不顾人道主义法律和法则不承认集体惩罚的这一事实。制裁违反了基本的人权,惩罚了无辜的人民并使之得不到使其能生存的医药、食品和其他基本物品。安全理事会用这些制裁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为一所集中营,将塞尔维亚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惩罚,这是在该人民的历史上犯下了第三次种族灭绝的企图。这并非一系列技术和经济措施;这实际上是安全理事会对一整个民族宣判死刑。由于目前制裁的结果,已有第一批受害者倒下:新生婴儿由于缺少医药和设备正在医院里死去。

在企图进一步对南斯拉夫人民增加经济制裁、孤立和集体惩罚时,安全理事会将会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人民所遭受的悲剧变本加厉。制裁践踏了许多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全体南斯拉夫人都形同恶魔,成为贱民。

FP

安全理事会为避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战无辜受害者正在经历的悲剧与苦难而实行制裁,现在又扩大制裁,这把苦难加诸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全体公民,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应替邻近的战争承担责任。南斯拉夫居民中最易受害的部分,即儿童、病人、老人和体弱者,受害最深。

孤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及隔离其人民并不会导致和平;这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毁灭,造成更多的危机温床,造成前南斯拉夫领土的社会与民族毁灭及整个巴尔干

地区的不稳定。关闭国际水道和禁止多瑙河航运这一措施本身就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实行新的惩罚性措施只会造成更多的无辜受害者,造成更多的苦难和不稳定。

此外,更多的制裁不能在客观上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战。也不能使我们更接近公正持久的和平。近一年前实行制裁以来的这段时间便是最好的证明。南斯拉夫为促进和平进程而作出的努力并不是压力和制裁的结果,而是出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前南斯拉夫领土内实现和平的真诚愿望。

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开始以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在尊重所有三族人民合法权益及其对共处方式的共识的基础和平解决这一危机。在这一前提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支持万斯-欧文计划,认为它是旨在就拟议中地图达成共识进一步进行谈判的有益基础。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绝对重视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军事冲突及继续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计划进行谈判。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其余有关拟议中地图的有争议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不应危及和平进程。为此,我国政府支持比莱恰议会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安排参战各方的双边会议,并表示愿意为波斯尼亚塞族与波斯尼亚穆斯林间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间早日进行直接谈判充当东道主和进行斡旋。

很明显,把不可谈判的解决办法强加于有关各方并不能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持久和平。毋庸置疑,现计划中的某些因素没有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是耐心执着地继续谈判,使所有三个民族的关键利益都得到顾及,并以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在这一进程中,南斯拉夫应视为伙伴,而不应视为敌手。

南斯拉夫政府已于今年4月18日宣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仍然完全奉行和平政策,充分致力于在平等尊重所有三个组成民族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以政治办法来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在这方面,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继续同联合国及其代表密切合作。然而,在被迫之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也将坚决地捍卫其主权与

领土完整。

主席(以英语发言):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爱尔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林斯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表明,我国代表团同别国代表团一样,赞扬你的杰出人品和公认才干。我也要对你的前任,特伦斯·奥布赖恩大使作同样的表示。

我们今天在此集会,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等一会我将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然而,在此之前,我要引用我国同胞、诗人叶芝的话,经我的发言加上一段点出主题的引言。叶芝就内乱这一主题写过很多,他写道:

“万物崩裂,中柱难支,
乱世降临人间;
血浪飞涌,
善良礼义随处丧亡,
善无力自信
恶挟满仇情”。(二度重返,叶芝)

近日来有迹象表明,善——即国际社会——将要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表现出某种决心。星期六晚上通过的第820(1993)号决议及这次辩论证明了这一事实。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让我有机会正式表达爱尔兰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观点。

我国政府对促使安全理事会中不结盟成员国要求进行这次辩论的忧虑完全抱有同感。如果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不在安全理事会中讨论这一可怕的人类悲剧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那将有味良知。

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睹的惨祸的性质不必详述。这些事实众所周知。这些事实是对国际社会的侮辱。所罗列的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

有的残暴与惨无人道。爱尔兰副首相迪克·斯普林先生最近在爱尔兰议会中说：

“…我们最近几周中在斯雷布雷尼察和东波斯尼亚其他穆斯林城镇目睹了残杀和十足的兽性。为实现军事和政治目的，竟然轰击整社区的无辜人民，使其挨饿，并扣为人质，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¹ 我们目睹的兽性与暴行突出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前南斯拉夫，更为近切地来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全面持久解决冲突的目标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坚强决心与集体努力才能实现。

为此，爱尔兰同其欧洲共同体伙伴一道，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及在此间联合国中尽其作用。国际会议在联合主席的干练领导下制订了一项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可行计划。波斯尼亚各方中有两方已接受该计划。

在这一较晚的阶段，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争取波斯尼亚塞族接受计划。在这方面，我国政府热烈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0(1993)号决议。我们特别欢迎决议支持和平计划，谴责“种族清洗”，并重申强暴或指使强暴妇女者将为其行为负个人责任。

但更为近切的是，我国政府十分欢迎安全理事会果断行动，规定如波斯尼亚塞族不签署和平计划，不开始执行该计划或不在4月26日前停止军事进攻，就将彻底孤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孤立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措施是严厉的。这些措施并非轻而采取的。

GE

贝尔格莱德当局面临严峻抉择：他们可以确保和平计划被接受和得到执行，以及停止战斗；或者，他们可以决定使塞尔维亚和黑山处于空前孤立，并面临紧接而来的困难，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情地追求军事和政治目标付出代价。

我国政府原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较早时候采取行动，以把这一严峻抉择提交给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和贝尔格莱德。然而，我们也欢迎这样一个事实：继斯雷布雷尼察居民近几个月遭受凶恶的屠杀后，安全理事会在其4月16日第819(1993)号决议中

要求把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当作安全区对待,不应遭受武装攻击。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谴责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企图强迫平民撤离斯雷布雷尼察地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地区的行动。

在今后几天尊重第819(1993)号决议的执行将表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愿意遵守安理会各项决定的程度如何。

爱尔兰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国际冲突应通过谈判,而不是以军事手段来解决。然而,在为自己确定了通过谈判和施加压力来结束这场骇人听闻的冲突的任务后,我们爱尔兰人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持续不断的暴力和流血感到沮丧和愤慨。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一切是对所有文明价值的侮辱,是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权威的直接挑战。

我要强调我国政府的下述立场:如果国际社会寻求谈判解决的努力失败,安全理事会将需要考虑《联合国宪章》给予它的所有选择。

我殷切希望,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将考虑拒绝和平一揽子计划的后果,并同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合作,排除安全理事会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的必要性。

必须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苦难。贝尔格莱德当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期望安理会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并采取坚决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爱尔兰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什库尔蒂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你作为一位英明的外交家所取得的个人成就和具有的才干已经反映在安理会的工作中。同时,我要对你的前任、新西兰的奥布赖恩大使表示赞赏和感谢,他以令人钦佩的娴熟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高度重视安理会这场公开会议,我们深信,但愿该会议将为解

决一个十分严重和紧迫的问题,即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血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特别关切那里的冲突,因为这场冲突正造成重大人命损失。伴随这场战争的是许多罪行:数千名穆斯林妇女被强奸和杀害;大规模毁坏房屋;以及强迫人民背井离乡。所有这一切的明显目的是建立种族上纯正的塞尔维亚地区。通过武力对穆斯林进行的“种族清洗”达到极其严重程度。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许多城市被围困,其受苦难人口被扣为人质。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正在恐吓穆斯林平民;斯雷布雷尼察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现在人们再也不怀疑波斯尼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负全部责任。

当塞尔维亚和黑山正在玩世不恭地谈论他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努力”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继续拒绝欧文勋爵和赛勒斯·万斯先生提出的,并已被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接受的和平计划。

阿尔巴尼亚果断地参加了国际社会寻求公正和迅速解决这场危机的努力,我们敦促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接受和平计划;如果他们不接受,就应该强迫他们接受。令人遗憾的是,和平努力迄今毫无结果。

在目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对这场战争可能扩大到邻近的科索沃和马其顿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表示正当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阿尔巴尼亚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执行波斯尼亚禁飞区的第816(1993)号决议以及第819和820(1993)号决议,并且欢迎北大西洋组织作出承诺根据第816(1993)号决议执行禁止在波斯尼亚领空飞行的禁令。阿尔巴尼亚还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在前南斯拉夫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第808(1993)号决议,并要求立即将那些对这些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此外,我国充分支持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1993年4月5日的宣言,其中强调采取具体步骤,加紧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时机已到。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特别重视这一事实,即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一份决议草案,草案的目的正是如此——即加紧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而且从长期来说,这将导致波斯尼亚的塞族接受和平方

案。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通过决议的时间被推迟了,这为犯下新的暴行敞开了大门。

我们希望不再拖延,立即通过一份决议,其中规定立即停止战争,加紧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特别是经济制裁),并把所有交战者的重型武器置于有效控制之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丹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LH

霍孔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丹麦感谢有此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辩论。我国对该问题的政策就是欧洲共同体的政策,丹麦目前为其主席。

十二国一直争取和平、政治和全面解决目前冲突。

四个星期前,当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热烈赞扬波斯尼亚政府关于签署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的决定时,我们说过如果塞尔维亚人拒绝接受该计划,我们将寻求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所以,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于4月17日通过第820(1993)号决议,规定如果塞尔维亚人在4月26日前不签署和平计划并停止其军事侵略,就将对塞尔维亚和黑山采取进一步严厉措施。

欧共体本希望看到该决议在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签署和平计划之后立即通过。但我们理解该决议为什么推迟,尽管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对塞尔维亚一方利用这次推迟而感叹惜。塞尔维亚人没有争取接受万斯-欧文计划和一种和平解决方法,反而离其更远。他们不停止侵略,反而向斯雷布雷尼察前进,在那里造成可怕的苦难。如果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与贝尔格莱德--最终的决定是在那里做出的--的塞尔维亚人不纠正他们的行为,他们将使自己遭受安理会第820(1993)号决议中严厉措施之苦。

丹麦与欧共体及其它成员国充分明确地支持万斯-欧文计划。我们认为它标志

着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公正、平衡和可行的解决方案,考虑到该共和国三民族的合法利益,而且是继续战争之外的唯一选择,而战争只会有失败者。取消武器禁运、更多的武器、暴力的升级和更多的屠戮,不是答案——也与万斯-欧文计划中设想的停止敌对行动不相吻合。已经失去了很多生命。

十二国多次指出,通过谈判解决是唯一方法。万斯-欧文计划仍然是唯一基础。这是欧共体-联合国联合举行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席数月的不懈努力和艰难谈判的结果。我要向万斯先生和欧文爵士的才干、承诺以及他们在艰巨任务中所承受的非常辛苦的工作致以谢意。

丹麦坚信,现在是对万斯-欧文计划做出充分承诺的时刻。我们和欧共体其它成员国已经以向波斯尼亚饱受战争的人口提供了部队和成百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士兵、志愿司机、监督员、援助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正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从事艰巨的工作。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和平事业、我们将继续促使各方对和平做出承诺。我们对穆斯林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波斯尼亚中部重新开战感到失望。

我们彻底谴责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东部的进攻以及塞尔维亚人反对和平计划的行为。如果塞尔维亚的立场到4月26日仍不改变,塞尔维亚人将立即感觉到经过加强的国际制裁的充分力量。欧共体已经准备好尽可能深入地实行这些制裁,无论多久直至塞尔维亚及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决策者恢复理智。

对塞尔维亚人的信息正如其选择一样明确:他们或者进行合作,或者受到进一步严厉制裁,导致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今后几年受到彻底的国际孤立。

丹麦和欧共体希望并期待米洛塞维茨总统将意识到继续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一种过高的代价。我们强烈敦促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卡拉季茨现在签署万斯-欧文计划。这将是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的唯一道路。塞尔维亚和黑山重返国际社会和逐渐取消制裁的唯一道路,就是全部接受和平计划并在执行其全部内容方面予以充分有效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并发言。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如果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展的事件仅仅旨在嘲弄安理会,如果这些事件意在挑战《宪章》的原则,如果今天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暴行意在给国际社会的良知造成冲击波,那么安理会或许可以容忍这一悲剧。

但是,我们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目睹到的不仅是悲惨的;我们不仅目睹到一国人民的苦难。我们所目睹到的还涉及到本组织的根本原则和戒规——即不对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此外,我们所目睹到的情况根本上涉及人权的原则,包括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的权利。

今天,在世界的目睹下,有人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肆无忌惮地犯下侵略和种族灭绝的行径。因此,不仅本组织《宪章》的原则受到嘲笑和公然践踏,而且安全理事会的信誉正受到严重破坏。

我们确实意识到,安理会已采取某些措施,以制止这种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犯下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们确实意识到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部署。我们为所有正代表国际社会在这支维持和平部队中服役的人的勇气而向他们——尤其是莫里隆将军——表示致敬,我们赞扬他为拯救不幸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生命而做的努力。

我们当然也意识到某些欧洲国家为遏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件的涌起而进行的努力。我们意识到柯林顿总统宣布的制止今天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犯下暴行的意图。我们意识到柯林顿行政当局的意图。但愿该行政当局能够带着安理会其它成员对付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罪犯。

FP

我们赞扬克林顿政府,并要求美国人民代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丑剧,尽管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也许并非出于恶意,而因其它原因不愿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目睹的情况不是单一行动的失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安理会不能采取集体行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还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安理会发言:要求安全理事会负起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监护者的责任,并制止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人类苦难。

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来此并不是为了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宗教冲突。我们不承认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犯下罪行的人是代表任何圣经戒律行事。我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歪曲。我们绝不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角度看待这场斗争。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看到的是人对人的不人道和某些领土扩张动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制止这种恶劣企图和动机。

七个月前,我国总统在大会发言时曾阐明:

“人们无法理解继续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这一严重战争及其后果使世界想起原来希望是一种往事的行为。”(A/47/PV.9.第18页)

他接着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并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已多次发出同样的呼吁,他们曾铭记在冷战期间所经历的前途莫测的漫长黄昏,希望--的确,期望--各国不分大小都最终严格履行它们依《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尊重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宣布侵略为非法是形成和指导现代各国政策的指导原则。它们作为各国,特别是联合国会员国安全和受保护的保证,仍然永存并经久不衰。

自从我国国家元首大约七个月前发出这项呼吁以来,我们大家都已成为一场日益严重的悲剧的不情愿的旁观者,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仍在为其敢于渴望实现已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自由和自决理想而付出最高代价。我国深深地感受到侵略和种族灭绝受害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苦难。

我们谈论“种族清洗”,而不使用自1949年以来一直概述和认可的提法。我指的是种族灭绝公约。该公约已载入法典。安理会不称其名,而说“种族清洗”,因为我们知道,从事种族灭绝行为要负一定的责任。那么当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所谈论的

是违背国际社会良知和人类良知而从事的行为时,为何还谈论“种族清洗”呢?我们谈的是,侵略和种族灭绝这两项法典中最严重的罪行。因此,安理会的唯一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负责保护人的权利、尊严和生命,它应在此时刻挺身而出,认真负起责任。

作为塞尔维亚人谋求实现其领土野心的后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进一步深化,屠杀、强奸、集中营--我们都是其活的见证并都在电视上见到这些场面--这一切都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战争的工具。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除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大规模迁移社会本身外,我们还目睹了近代最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国际社会未能谴责这些不堪言状的野蛮和种族灭绝行为,从事这些行为的人都怀着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世界将继续对这些暴行无动于衷。

为了给该局势带来和平、制止屠杀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升级的可能性,进行同样认真和密集的努力。安理会实行制裁、部署联合国保护部队、实行武器禁运并禁止飞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空,这些都是为了迅速解决冲突。甚至前国务卿万斯和前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欧文勋爵所提出的方案,尽管有各种疑虑,但也有同样的期望,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苦难和我们共同的人性终将阻止这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予以制止。

但是,这个目标还未实现,因为国际社会的意愿仍在受到藐视。在侵略者的炮火下,一个接一个的城镇、一个接一个的村庄被摧毁,侵略者已表现出公然无视国际法原则并完全不尊重国际法和文明行为准则。甚至我在此发言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屠杀仍在继续。

塞拉利昂代表团仍然相信,代表人类良知的国际社会对母亲和儿童发出的痛苦哭喊不会无动于衷,这些母亲和儿童日日都在悼念她们再也看不到的丈夫和父亲、她们永远不能恢复的价值观念和她们也许永不重返的家园。我们绝不能让这场冲突的暴力使我们陷于瘫痪,我们也不应麻木不仁地对待消灭一个会员国的企图。绝不

能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消亡。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现在显然时间已不多了。每过一天塞尔维亚人的侵略目标就更接近于实现、受害者对联合国将积极捍卫其权利的信念就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这种信念不应成为这场冲突的另一个牺牲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他们为过其自己选择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不应被视为其结果对我们自己的生存没有任何影响的孤立事件。如果我们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家消亡,世界将变得更加糟糕。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使我们更为不幸。

因此,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并说暴行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我来自非洲,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很远,但我们同该国人民有共同的特征和共同的人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求在安理会发言的原因。相反,我们绝不会对此经历无动于衷,因为它违反了建立联合国所依据的箴言并使人们忆及一位现代政治家的话:

“历史也许没有给人们什么明确的教训。但世界付出极大代价而吸取的一个教训无疑是,无人反对的侵略是一个传染病。”

我们过去已看到这一点。因此,塞拉利昂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行使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监护者的责任和权威,制止这场悲剧,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制止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的种族灭绝。

LH

我们期望安理会讨论的结果能通过和贯彻一些措施,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从中获得力量和帮助,我们希望,世界并没有背弃他们。

今天,无数侵略受害者的鲜血要求安理会给个公道,对他们犯下罪行不能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呼唤,即使只是为了避免浪费各成员的时间和安理会正在进行的辩论。不论是加紧制裁,设立战争罪行法庭,或作某种军事选择,我们深信,

只有采取这场危机要求安理会采取的有力和毫不含糊的行动--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才能制止今天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大屠杀。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安理会会承担起它的责任,安理会会分担我们小国的关切。

主席先生,结束前我必须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完全相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定将继续积极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我们已看到这样的证据,我们赞扬你。你在安理会中发挥的作用使我们感到鼓舞。

我们也愿向你的前任新西兰大使奥布赖恩表示感谢,他以卓越的技术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拉利昂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根廷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作为安理会主席的干练领导和主持这些会议的方式。我也要感谢安全理事会让我国有机会就这一问题表达看法。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过去已表达,现在愿重申它谴责有系统地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严重践踏人权和少数人权利的行为。

对平民人口的攻击不能不激起人们最明确地谴责造成攻击的不容异已的态度。周复一周,我们的不安同暴行成正比增加。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和图象使我们感到非常悲痛和有理由不安。

国际法院作为国际秩序合法性的看护者,最近也告诫我们有必要防止种族灭绝,一个有辱人格尊严的罪行,国家和个人同样要为此负责。

不能让我们最近在斯雷布雷尼察目睹的野蛮程度及大规模放逐和强制驱逐平民;蓄意攻击非作战人员、医院和救护车;一再阻止医药帮品、粮食和其他的人道主义援助物的运输的作法肆无忌惮地继续下去。所有这些作法都有辱我们的良知,它们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

我们关切武器禁运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影响,因为这使他们在侵略面前无

法自卫。

然而,我们并非因此而接受,侵略者可在道义上迫使我们这一讲坛上建议取消禁运。我们仍倾向于尽一切努力争取立即和平解决。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最后呼吁侵略者本着诚意走到谈判桌旁来,以达成向他们提出的立即解决办法。

“种族清洗”是对人类的污辱,必须受到我们明确和坚决的谴责。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迟早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

面对这一悲惨局势,同前南斯拉夫所有人民都有一个长期友好传统的阿根廷,重申决心支持解决这场危机的国际努力,我们强烈支持安全理事会的行动。

在此范围内,我国正向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派遣大量部队。去年我们参加了向冲突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会议,并出席了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问题的特别紧急会议。

目前,阿根廷正参与中美洲、亚洲、欧洲、非洲和中东的各种维持和平行动。我们大大加强了对这些行动的参与,而且我们将继续参与,因为阿根廷相信,这不仅是对我们有部队在的那些国家的承诺,而且也是对联合国的承诺,它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手段。离开这些部队,特别是加拿大的部队,斯雷布雷尼察的悲剧会更加严重。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并同安全理事会一起呼吁冲突所有各方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联保部队人员的安全。今天,他们的存在是这场危机一片漆黑中的唯一亮光。

在此,我们要求象所有为了和平事业慷慨地向前南斯拉夫地区派遣部队的其他国家一样,在有关在该地区今后可能采取行动的问题上,通知我们并听取我们的意见。显然,我们有持久的兴趣。

作为对旨在减轻人民痛苦的努力的一个具体贡献,阿根廷政府已通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当局,我国准备同国际红十字会协调,从这两个国接受孤儿。我们准备负责行程安排和照顾这些受暴力伤害的儿童,并把他们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阿根廷政府再次促请危机各方重新展开他们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领土权不能靠武力取得。禁止使用武力的前提就是消除以征服为理由提出这样的权利。

拒绝承认因使用武力而获取的领土,意味着全面拒绝占领者在被占领的领土的一切行动的法律效力。

我谨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最坚决地支持秘书长在1993年3月26日文件S/25479中宣布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提出的和平计划,这项计划符合和平和谈判解决争端的原则。

FP

在该计划在政治上付诸实施之前必须维护它的基础。该计划是现有的结束流血和悲剧的唯一选择。它是我们能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唯一基础。那并非易事,但是只要军事活动继续下去那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最近的第819(1993)和第820(1993)号决议和以前有关决议的规定,最新的一项决议向继续使用武力,企图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方发出了明确和强有力的信息。

也许现在还应该考虑使侵略者对联合国为确保和平所作努力的代价承担责任。这些努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一再遭到违反。这当然不影响侵略者要承担的其他责任。

任何国际冲突都有无法预见的后果。前南斯拉夫的邻国和邻国人民正在遭受各种经济和社会影响。国际社会必须从国际共有准则的角度本着《宪章》第五十条的精神加以考虑。

阿根廷将行使其主权,研究实施更多的双边措施的问题。

现在应该清楚其性质使人类憎恶的罪行的任何可能的隐蔽所。在此方面,主要责任在于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结束其唯一罪行在于宣称信仰一种不同宗教的无辜

平民的痛苦。

半个世纪以前,安娜·弗兰克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我可以感受到数百万人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举目注视天空,我认为一切都将变好。我认为这一暴行也将结束,和平和安宁将再次恢复”。

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今天感谢上帝,安娜·弗兰克属于我们所有人。她不属于任何具体的宗教或种族。她的声音就是全人类的声音,是良心深处的声音。

时间在流逝,而决定迟迟未作出,这使我们忧虑。无论原因如何,死亡的人数和暴行反映了所付的代价。任何拖延因而都是无法解释清楚的。现在应该坚定一致地进行合作,以便使那些没有防卫能力,但抱着希望的男男女女重新享有和平。

这是我们通过联合国所作的承诺,它是唯一能够制止一场冒犯我们所有人的侵略的机构。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决心确保和平和法治的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我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重申我们准备继续亲密无间的合作,从《宪章》第一条中获得明确的启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捷克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盖卢斯卡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表示看到你主持本月份的安全理事会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将成功地处理本月份面临的重要而艰难的任务。

我还谨祝贺你的前任、新西兰特伦斯·奥布赖恩大使在三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

我们大家一直以灰暗的词句描述前南斯拉夫,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局势。让我和其他人一道对我们大陆那一遭受巨大磨难的地区发生的恐怖行为表示谴责和遗憾。我要引用在座的最有能力的代表的话。穆罕默德·萨斯尔贝大使指出:

“种族灭绝和侵略在任何语言和语调中都是强烈的词语。它们所带来的形

象使文明人类震惊和恐怖。今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就是这样的形象。”

(S/PV.3201, 第3页)

这一局势的灾难性方面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无辜者生命的可怕丧失、大规模侵犯人权、对该国的破坏以及成千上万难民继续逃亡等等。

捷克共和国直接关心中欧和东欧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稳定。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对整个欧洲的安全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自冲突开始以来,捷克共和国一直坚持采取用政治手段达成的和平和民主的解决办法。我们明确支持执行万斯-欧文计划和在前南斯拉夫执行行动的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务。我们认为联保部队的作用是积极促进危机的解决,并希望它将继续执行行动。在此方面,请允许我特别赞扬赛勒斯·万斯和欧文勋爵以及与他们一道工作的所有人作出的不懈努力。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要求采取以所有有关三方达成的协议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捷克共和国将尊重谈判的结果,条件是它应防止进一步的流血,公正地反映冲突的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最近的事态发展证明,塞尔维亚一方没有表现出充分的意愿来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如果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代表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万斯-欧文计划,捷克共和国将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果断行动。

许多时间已经过去,而而波斯尼亚塞族还未接受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方案。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有关加强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经济制裁的第820(1993)号决议。我们认为,加强许多人认为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全面的制裁可以对局势产生积极影响。除其他积极步骤外,我们要提到禁止在波斯尼亚领空进行军事飞行的禁令、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品提供便利的决定,最后但并非最重要的一点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已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认为这是加强该区域稳定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越来越明显的是,只通过外交手段是难以实现和平解决前南斯拉夫的

局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有关实施禁飞区的第816(1993)号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积极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政治决心。对此我们给予充分支持。

我们认为科索沃的局势非常严重。存在着发生又一场公开冲突的威胁,这场冲突可能蔓延到邻国。我们认为,桑德雅克和伏伊伏丁那地区也可能成为今后冲突的中心。因此,我们认为,监测团在这些地区的活动非常重要;我们已准备了自己的人员参加这些监测团。

我们谴责称为“种族清洗”的大规模将居民驱逐出被占地区的行径。难民逃离前南斯拉夫已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问题,给各国的国内稳定和安全造成威胁。捷克共和国一直向其领土上的难民以及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坚持彻底调查在前南斯拉夫区域所犯的战争罪行,并要求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08(1993)号决议惩罚罪犯。

GJ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痛苦地知道极为严重并在逐步恶化的人道主义形势,尤其是在诸如萨拉热窝和斯雷布雷尼察等地。最为紧迫的需要是防止更多的流血和加强现有的人道主义运作。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以有意义的执行机制和认真的政治意愿来采取行动。

由于我的发言是以引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萨西尔贝大使开始的,承蒙他许可,请允许我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在前南斯拉夫所正在发生的一切现在使

“国际大家庭有责任采取具体步骤立即停止(侵略和种族灭绝)这两个词所代表的行动。”(S/PV.3201,英文第7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捷克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的溢美之词。

名单上已没有更多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的下次会议将在同安理会成员磋商后确定。

下午5时30分散会。